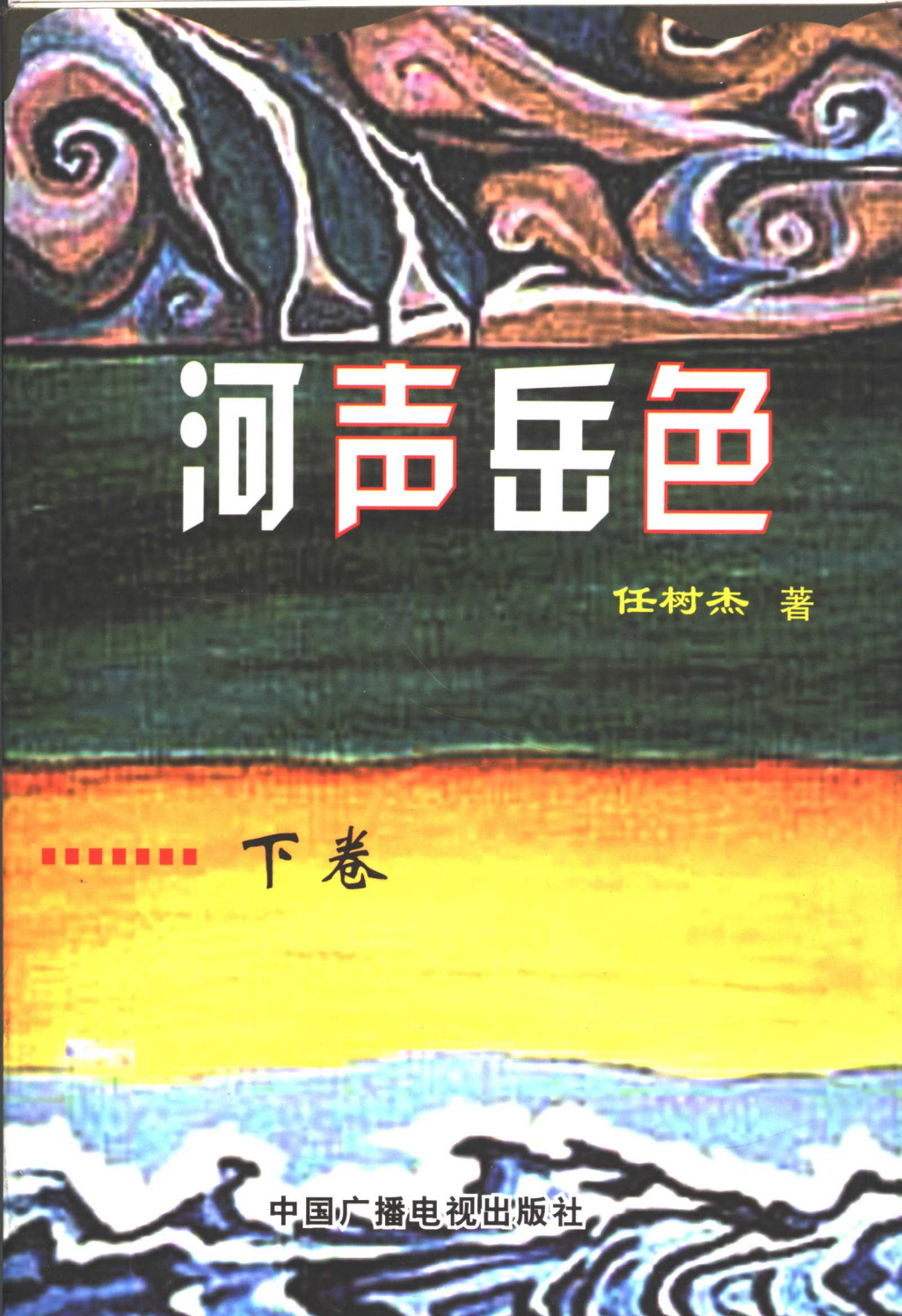




河声岳色

任树杰 著

..... 下卷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河声岳色

任树杰 著

..... 下卷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声岳色/任树杰著.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4.1

ISBN 7-5043-4181-9

I.河... II.任...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09622号

河声岳色

作 者:	任树杰
责任编辑:	樊丽萍
封面设计:	董 锋
监 印:	马 兰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86093580 86093583
社 址:	北京复外大街2号(邮政编码 100866)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字 数:	1140(千)字
印 张:	40
版 次:	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000册
书 号:	ISBN 7-5043-4181-9/I·556
定 价:	68.00元 (上、下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内容简介

秦府一家为实现科学兴国的梦想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对秦煜及其父兄在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功过、荣辱、是非、喜忧，作者非但不想缄默，而且感到非吐不快。本书塑造了众多生动的艺术形象，让言仁者见仁，言情者见情，言智者见智，言艺者见艺。可以说，这是一曲爱国主义的颂歌，同时，又是一曲统一战线的凯歌。

目 录

(下卷)

1 共祭先哲	1
2 肝胆相照	9
3 众望所归	17
4 隐逸复出	25
5 同席共樽	34
6 共赴国任	43
7 城乡联袂	51
8 为母选婿	60
9 升迁喜忧	69
10 报告搁浅	77
11 赤子归来	85
12 不虞之隙	94
13 沉浮之中	102
14 烛泪火炬	110
15 父子反目	117
16 忧国忧民	125
17 心心相印	134

18	诚惶诚恐	142
19	中秋月色	150
20	夫妻之间	158
21	未雨绸缪	166
22	孤芳众赏	175
23	世事沧桑	183
24	走向深渊	193
25	爱的扭曲	202
26	石破天惊(一)	210
27	石破天惊(二)	218
28	不思悔改	226
29	马信投书	234
30	里生外熟	240
31	僧人说法	250
32	思入风云	258
33	执著追求	265
34	好说好散	274
35	无怨无悔	282
36	情海波浪	290
37	走向新岸	299
38	善解人意	308
39	真实的人	317
40	心花怒放	326
41	新的呐喊	335
42	养家护国	345

43 得时无怠	353
44 故里情深	362
45 日月同辉	371
46 心事浩渺	380
47 雏凤还巢	389
48 凤凰于飞	399
49 专命难从	409
50 前世姻缘	418
51 父母之谋	427
52 木已成舟	436
53 自由之歌	446
54 花好月圆	454
55 钱行共语	463
56 回国看看	471
57 泪荐轩辕	480
58 京都暖流	488
59 相聚东湖	496
60 以史为鉴	505
61 亲朋之愿	514
62 入党怪招	524
63 望雏于飞	533
64 亲人寄语	541
65 钱别宴上	549
66 难以中庸	557
67 椿荫萱护	565



1 共祭先哲

省城解放了。

战争结束之后，人们都在用自己的感情描绘自己的脸谱：有的欢笑，有的沮丧，有的庆幸，有的哭泣，有的超逸，有的恐惧……秦煜则因为没有完成赵汝明交给的和平使命而遗憾。她虽是国民党员，但随时警惕着党派意识的干扰，力求公正。当着国民党的军队进攻共产党的军队的时候，她到处呼吁和平，结果屡遭劫难；没想到当着共产党的军队进攻国民党的军队的时候，她的和平愿望又落了空。而拒绝和平主张的正是她的干爹武定国。她不能不感到遗憾。现在，她的干爹已经当了共产党的俘虏，怎么办呢？她彷徨了。

她仍然住在她父亲的官邸里。入城的解放军和地方干部都忙得不可开交，惟独她像是被人遗忘了。她首先怀疑自己的能力，接着又怀疑赵汝明对自己的信任（因为自己是国民党党员）。她希望有一种正确的思维，能够选择一种正确的行动。晚上，她对着孤灯想；白天，她望着苍宇想。虽然无所事事，但也感到疲倦至极。谁知道梁子忠此时在哪里呢？她开始想丈夫了。只有他的到来，也许能解除自己的迷惘、孤寂、疲惫之感。失望之时，不禁泪水潸然而下。

突然，守门人打上电话来，说有解放军来访。她便速速整装迎接。

“秦小姐！”来人已经出现在门口。

“是你呀，新儒。”秦煜想喜又未喜起来。

茅新儒见其情绪如此不高，好多热情话也就不好出口了，只好长话短说：“赵政委打发我来请你。”

“啊——好。”对于这次召见，秦煜不想再作什么考虑。她拿定了主意：一切任随其便。

车停了。秦煜对这里并非不熟悉。夏哲兴曾经在这里提审过她。不过这里的牌子已经不是国民党省党部，而是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召见她的已由夏哲兴换成了赵汝明。

赵汝明热情地拉着秦煜坐下。秦煜却无多少热情的表示，只是例行公事一般问了一周遭“好”。赵汝明料定她是因为没有完成和平计划而自感内疚，于是，便好言开导。但她仍然不能与之同怀，说道：“胜利对胜利者是最大的满足，失败对失败者是最大的遗憾。”

“不！你的工作只能说没有做完，怎么能说是失败呢？”赵汝明微笑着诘问。

这是秦煜始料不及的。“没有做完？”她的眼睛大了起来，感到像是“忽逢桃花林”。眉峰耸起，睫毛展开，像是学生爆发了求知的欲望。

赵汝明十分认真地说：“是的，没有做完。武定国还在与我们为敌，你能说是已经做完了吗？”

“真新鲜！他已经做了你们的俘虏，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吗？”秦煜又疑惑地问。

于是，赵汝明就进行晓说：“我们的任务是改造中国，当然，也包括改造中国人。”

“战俘也在其列？”秦煜仍不解其惑。

赵汝明铿然答道：“那是的。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许多国民党将领都将成为我们的战俘。然而，他们也是我们的同胞。他们虽然与我们为敌，但对北伐与抗日并非没有建树。人家做过有益于中华民族的好事，也不能因为与我们为过敌，就全部加以否定。我们要化腐朽为神奇，对人更应如此。”

至此，秦煜便豁然开朗，道：“那么，我能做什么呢？”

“你能做的事多着哪！”

“我可觉着像是老虎吃天，无处插嘴。”

“你不要吃天了，做件好事吧。”

她便不禁喜上眉梢：“谁的好事？”

赵汝明早挂了笑容：“嘿！有对老鸳鸯被我们打得各走一方，我想请你帮他们合起来。”

“赵老师，你就别卖关子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就直说吧。”秦煜已经急不可耐。

“你去把你干妈给你干爹接来。”

“她在哪儿？”

“就在秦府。”

“啊！”她不禁失声，但接着就明白了。这对自己是很贴体的任务，没有道理推脱。

战争已经向南推进，留下的是一派宁静的气氛。赵芳儒却惶惶不可终日。她与丈夫逃出省城以后，两人就分了手，约定日后在普照寺相会。天怒人怨，事与愿违，武定国去普照寺找秦百川，也想善求出家，结果当了俘虏。赵芳儒则携女儿上了秦府，想着避上几天，听听风声再作打算。忽听门外车笛阵阵，她们母女便惊厥地躲藏了起来。罗敷倒像无事人一般迎了出去。一听是秦煜回来了，赵芳儒与女儿武金英也踉踉跄跄走了出来。

秦煜呼了一声“妈”，快步上前把罗敷揽了起来，问了几声“好”；又见赵芳儒与武金英，便过去逐次握手问“好”。

罗敷见女儿毫无劫后余烬，正为之庆幸，武金英则怀疑上了，问道：“煜妹该是见过我爸爸了吧？”

秦煜一愣，就担心多言，便照实说了一句：“干爹到底在哪里？我连打听都没有，岂会见得上！”

武金英仍在话里夹上了刺，说：“是啊！你是不想见，还打听做什么！”

“英姐姐怎么这样说哪？我怎么不想见见干爹呢！”

“那，你为什么不去见他呢？”

“我一到省城，你们就怀疑我是共产党的说客，我再去见干爹又有什么意思呢？路是由个人去走啊！”

“两军对垒，各为其主么！”

“什么是‘主’？‘主’应该是民族，‘主’应该是百姓，

‘主’应该是国家。把自己交给一个人，交给一个集团，岂是孙总理的本意呢？”

赵芳儒听到这里，不禁叹道：“谁料到会落到这一步呢？都是蒋介石捣弄的。”秦煜遂道：“都是因了他，英姐姐才想当个战神之花哩！”武金英却无悔意，反而怒道：“胜败是兵家常事，何必这样损人呢？”赵芳儒急忙劝解：“你煜妹也是怕你一意孤行——你英姐姐也不过是年轻气盛，以前的话都别提了。”秦煜则讲：“武伯伯已无一兵一卒了，亦非兵家，又有什么胜败可谈呢？”说到此处，赵芳儒不禁泣道：“孩子，没有你干爹，我还怎么活呢？我还不如死了好。”秦煜也跟着落下泪来，道：“干妈可别说这样的话，有我们哪！”赵芳儒又哭道：“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横竖都是这条路。只是没有见到你干爹的尸骨，我到哪里去陪他？”罗敷抹了一下泪，就依照赵芳儒的心里说：“煜儿，你干妈是在牵挂你干爹。”秦煜就给指路：“想见干爹，就得先见共产党。”赵芳儒也想上路：“共产党就那么好见吗？”秦煜便来个毛遂自荐：“好在我还是他们的一位干部家属，可以给你串通一下。”赵芳儒随之喜出望外：“好孩子，干妈谢谢你了。”

秦煜的目的有了眉目，一身轻松，也不休息一下，就去普照寺拜望父亲，又去县城会见路文彬，昔日的同仁、学生也见了见。到处都是参军、支前的繁忙景象。翌日，她又逛了逛自己的花园，便和干妈、干姐姐一起，乘车回了省城。

虽然时隔不久，但对赵芳儒母女来说，省城已是陌生的了。当然，累累弹痕是过去没有的；就是全城的风貌也已大为改观。到处贴着革命的标语。站岗、巡逻的军人都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的胸章。常常有歌声传来。赵芳儒自感省城已经不是自己的了，便不想多加注意，一心想的是见武定国。

秦煜把赵芳儒母女安置在自己的住所之后，就去见赵汝明。待秦煜汇报完了，赵汝明先是赞许一番，接着又引见了一人：“你瞧！这是谁？”

秦煜愣了。

须臾，赵汝明便介绍：“这是武金英的丈夫——常居正同

志。”

秦煜也一下子明白了，说道：“啊！原来也是一对国共和亲的夫妻。孩子带来了吗？”

常居正则一言中的：“你就是秦煜小姐了。”又见秦煜颌首，接着说，“孩子已经送了幼儿园。”

秦煜叹道：“这场战争真是不该打呀！有多少人陷于窝里斗啊！”

常居正愤言：“蒋介石亡我之心不死啊！”

赵汝明立即申明党的政策：“因此，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然而，我们主张化敌为友，能争取的绝不放弃。”

常居正摇头道：“难啊！”

赵汝明却不容置疑：“但是，这是有基础的。因为都是同胞——你们还是眷属。”

“早就闹崩了，人家会认我吗？”

“知子莫若母，疼孙莫若祖。有孩子，他们能不认你了？这是天伦，是任何人也难以改变得了的。”

秦煜欣喜地说：“对！有这么一个宝贝，话就好讲了。”

“不过，也得把步骤考虑好，才能充分发挥这个宝贝的作用。”于是，赵汝明就建议先让祖孙相见，后让母女相见。

武定国正在院子里踱步，忽听一声“外公”，便止住了。但又疑惑自己是在梦中，使劲睁睁那双昏花的眼睛，希望自己能够清醒起来。结果，便认出了常居正，承认了面前的外孙女，即把双臂伸开迎接了过去，道：“孩子，外公对不起你，留给你的是耻辱。”外孙女听着虽然感到十分迷茫，女婿却理解其中的酸甜苦辣，道：“也许又逢新的契机，岳父已经写了一个‘W’，就是北伐——内战——抗日——内战，希望岳父再提笔写一个‘一’，把北伐、抗日的精神贯彻下去，再不要打内战了。”武定国苦笑一声，道：“你岳父已经是瓮中鳖，只等着让人家下锅了。”常居正又道：“岳父能够自怨自艾，倒是可嘉；如果自暴自弃，我们就不赞成了。你对反帝反封建还是有贡献的，共产党对你也是有希望的。”武定国又是一声冷笑，道：“你岳父或许又成了笼中鸟，只供人家玩赏了。”至此，常居正感到自己的话

都是多余的了，孩子的话或许就是金口玉言了。于是，他就让孩子向外公献礼。武定国一阵欢喜，就领着外孙女进了屋，对起话来。人生情趣越说越浓了。

祖孙对话的效果对秦煜是一种鼓舞。她决心利用这种效果，对武定国进一步做工作，争取他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赵芳儒也希望丈夫转变态度，明哲保身，安度晚年。所以，一见秦煜回来，就问：“打听到了？他们把你干爹关在哪里？”

“中山堂。”

武金英顿时怒火中烧，道：“他们也真会安排！只是拿着爸爸解恨倒也罢了，没想到竟借此亵渎起孙总理来。”秦煜急忙开导：“英妹可不要错怪了人家呀！”赵芳儒又怕多事，自馁道：“落时的凤凰不如鸡。到了这一步，就不要多讲了，就得任凭人家随便炮制。”干妈存心随遇而安，秦煜更感到工作好做了，遂道：“人随世界，草随风，就不应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到了那里，随机应变好了。”

到了中山堂，门卫领着他们进了武定国的居室。原来是赵汝明为他们安排的一次家庭大团圆。孩子首先看见了妈妈，箭一般跑了过去。武金英两手搂起孩子愕然了，接着，又两眼向常居正盯去，好像要问：“你怎么到这里来了？”但是，她没有开口。而且，使她更为惊奇的是常居正竟然穿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服装。她明白了：他与她的分歧原来是有背景的；于是，就更觉得生分了。常居正也未向她表示自己的热情，倒是令孩子“快问姥姥好”。孩子顺从地呼叫了一声，赵芳儒就忍不住涌出了悲喜的泪水，接着就伸手将外孙女揽了过去。

罗敷插话：“武先生身体还好，我们也就放心了。”

赵芳儒叹道：“能放心了吗？还不知以后怎么折磨他哩！”

秦煜说：“能会折磨干爹吗？共产党对干爹还是抱有希望的。”

武定国则讲：“孩子，你的心我是晓得的。然而，一臣不事二主；让我叛变，那是痴心妄想。”

秦煜说：“谁是‘主’？是民族，是人民，是国家；谁叫你叛变？是叫你归真，是叫你回到人民一边来。”

武定国斥道：“你真会巧说！但是，我只喜欢你这张脸，不喜欢你这两片嘴。”

赵芳儒急道：“定国不要无礼！年轻人对世事敏感，有些话不能不听。”

秦煜继续讲：“不是我叫你叛变，是蒋公率领你们集体叛变的。”

“何以见得？”

“干爹只是从组织上归属了孙总理，而在思想上却没有归属孙总理。所以，当着上面改变了国民党的路线时，就不分是非，也跟着变了。而这正是对孙总理的叛变。”

“真是天方夜谭！”

“这可不是瞎编。事实胜于雄辩。难道你不晓得许多国民党元老因此而与蒋公决裂了吗？”

赵芳儒的心里先活动了，道：“干女儿的话里是有些见地。”

武定国无奈叹道：“煜儿果有秋瑾精神也是我们的光彩。”

秦煜接着又讲：“共产党为什么不把你投进监狱，而把你安排在这里呢？我猜：就是为了引起你对历史的反思。让你守着孙总理的灵堂考虑考虑：你做的是不是符合孙中山先生的教导？共产党做的是不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

罗敷不禁大为感触，道：“共产党的用心竟然如此良苦！”

武定国也禁不住流下泪来，说：“我只考虑自己的荣辱了，却把中山先生的精神忘记了。你们送来这么些好东西，正好可以作为祭品祭奠我们的孙总理了。”

秦煜说：“干爹能有这番诚意，我们也高兴奉陪了。”

武定国说：“闺女，刚才是我失礼了；有事还得求你：你给我写篇祭文吧！”

秦煜爽道：“干爹有令，我就感到责无旁贷了。”便到一边写去了。

大家说了一会话的工夫，秦煜就把祭文写好了。接着，就开始了祭奠。

武定国领着大家三鞠躬之后便朗诵祭文——

伟哉！总理。博大如山，取名中山；德泽如仙，又名逸仙。念我中华屡遭屈辱，国耻难湔；视我同胞形同奴隶，穷困难纾。豪气贯于日月，精诚动于鬼神。你踩踏过千顷波涛，你攀越过万里峻岭。你奔走于亚细亚，你呼啸于欧罗巴。初，你师从于美利坚；后，你求教于苏维埃。你铲帝制之腐朽，开共和之先河；你展天地之大观，取世界之大势。你以民为本，创三民主义；你以和为贵，立三大政策。丰功伟绩，堪为先哲。吾辈惟当继承你的遗志，奋发图强，保障民权，发展科学，建设国家，实现民富国强，方能告慰你的在天之灵。然内乱不止，官僚肆虐，陷国家于四分五裂，困民众于水深火热。敝职虽不能力挽狂澜，但也不应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善有善果，恶有恶果。时至今日，沦为囚徒；痛定思痛，愧对先哲。敝职愿意悔罪，望先哲显灵，提耳晓示。为答谢先哲之光照，今具薄品以供享，还望不弃。呜呼，尚飨。

读完祭文，他也好像气绝，扑哧一声跪下了。众人一惊，急忙过去搀扶。秦煜见其老泪纵横，说道：“慢动！让干爹哭出声来。”

2

肝胆相照

武定国虽然当了俘虏，但已与家人取得了团圆。武金英对常居正虽然貌合神离，但也像斗败了的鸡，只好依附于常居正，听天由命。而秦煜同其老母却都像孀居，寂寂然，凄凄然。罗敷对丈夫倒不很挂虑了，对仍在参与内战的儿子及女婿可是放心不下。特别是秦思尼，因为国民党已经处于颓势，她对其更为挂虑。当然，对大儿媳和孙子也不无挂虑。秦煜的心里也不清静，一会儿是南方，一会儿是北方，胜也忧，败也愁，秦府团圆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赵汝明有言在先：“不会做分离梁子忠和秦煜的事情。”结果却事与愿违：梁子忠早已远离而去。目前已无大战事，他便想兑现自己的诺言。政权建设又急需人才，梁子忠也是极可考虑的人选。于是，赵汝明就把请调梁子忠的问题作为一项议案放在党委会上议决，并向中央写了请调报告。

中央批准了调任梁子忠的报告。根据《共同纲领》和中共的提议，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梁子忠被任命为省政府副主席。代表会议还任命秦煜为教育厅副厅长，任命秦百川为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于是，就有人大发悖论：早革命的不如晚革命的，干革命的不如反革命的，无神论的不如有神论的。梁子忠当然不会不理解其中的用意，他正沉醉于家庭的温馨，得志于老上级的关照，忽闻有人非议秦府，责难赵汝明，顿时心烦意乱。梁子忠遵照父亲的生前遗嘱投靠了共产党以后，步步高升，节节开花。可是，自从与秦煜结婚以后却添了许多麻烦，按下葫芦瓢起来。本以为赵汝明是棵可以依靠的大树，现在也有人对他说道四起

来。事情很清楚，有人容不得秦府，进而容不得梁子忠，以及赵汝明。众口铄金，梁子忠已经感到舆论的压力了。但是，他还不想像“熊”。然而，心里有病，脸上不免带出来。一天，他一回，秦煜见他面带灰色，不禁惊异：“战事有变？”梁子忠不想吐真情，而是让人家去捉摸，道：“战事不会恶变了……长江以南也要改姓——姓‘共’了。”

不过，梁子忠的心里并未清静下来。这些悖论是在龙凤县的县委书记汇报工作时讲的，说明这些悖论已经在龙凤县开始传播。秦百川和秦煜对此还未耳闻，只知老老实实做官，不知人家已经在挖他的墙脚。梁子忠参加了省委工作汇报会，对此当然清楚。他深知其中的利害，所以，先有点“感冒”。可是，他却不能把党内的事情随便透给妻子与岳父，只能闷在自己的心里作虑，预计事态的趋势。

赵汝明当然也不会清心。他不能容许这种悖论继续泛滥。他又把龙凤县的县委书记招了来，语重心长地说：“文彬，我对龙凤县的工作不放心啊！”路文彬对这次特招一来就怀着小兔，及至一听赵汝明如此一说，更感到尴尬难处，道：“……请省委多加指导……”

赵汝明早就为路文彬准备好了“饭”了，当着路文彬一“空腹”，他就给他装起来了：“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建设我们的国家。国民党没有团结精神是不行的，共产党没有团结精神也是不行的。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能只盯着大拇指，而忽视小拇指。”

路文彬也早想进谏，以为正逢良机，道：“正因为这样，对群众的情绪，我们可不能不注意。”

“当然要注意啦。”

“秦百川是一个反共的老手，老百姓实在没有想到：他竟成了共和国的‘重臣’。群众心里能平静了吗？”

赵汝明一时竟像聋了、哑了，半晌才说：“毛泽东同志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的碑文有三句话，其中一句：‘由此上溯到一